

RUXUEBENTILUNYANJIU

严正 著

儒学本体论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儒学本体论研究

严正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儒学本体论研究

严 正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宝坻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93千字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ISBN 7-201-02883-9

B·99 定价: 12.50元

序

本书是一位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已有十五个年头的青年学者独立自得的思考和研究成果。与时下一些青年学者急于出成果、吸收积累少而产出数量多的学风迥然不同，本书作者不为职称、金钱等现实功利的诱惑所动，在高等学校简陋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长年甘坐冷板凳，一本一本地啃中外古今哲学名著，苦苦思考哲学的功能与目的、人生的本体追求与自觉等问题，结合自己的生命感受，去研究历史和传统，将自得于心的东西写下来，本来也不是为了出版和发表，而只是自我精神反思和智慧求索的真实记录。这种学习和研究态度，在今天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却难得可贵。众所周知，一些有较高价值的智慧成果往往正是产生于这种不为现实功利所累的哲学创造活动之中。

二十世纪即将成为过去的历史，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中西哲学的交融会通问题仍然是中国哲学界关注的焦点。如何认识中国哲学的本质特点和功能，如何借鉴西方现代哲学的方法来诠释传统哲学，是每一个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儒学本体论研究》一书的作者经过多年的沉思，通过对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儒学本体论的具体剖析，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这本书不是对中国儒学本体论的

历史发展全程进行客观的描述，也不是对儒学本体论作某种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是通过对现实人生的本体追求的解析，将西方现代哲学的解释方法和中国人生哲学的思考方式结合起来，提出了“历史本体”的范畴，将人的生活世界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统一在人生的“生生”实践过程中。由此出发，作者将人生的本体追求过程展现为对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解释与解构过程，在对传统哲学的反省与批判中去实现人生的本体自觉。因此，本书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诠释传统哲学的一种新方式，而且给我们指出了一条人生本体自觉的具体途径。

《儒学本体论研究》一书的研究方法和叙事方式也有自己的特点。作者提出的历史本体范畴融合了西方的解释传统和中国哲学的生生精神，将历史与现实统一在人生的现实创造活动中，使历史的叙事和人生的创造实践合而为一。在这里，理解历史的过程就是重释历史的过程，就是创造历史的过程，哲学和历史研究的起源与目的都在这诠释过程中得到了回答和体现。这种研究模式超越了用西方哲学的结构和范式去衡论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也不同于以维护传统为目的的旧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而是深刻地把握住了中国哲学作为人生自觉的学问的精髓，将人生哲学的研究和哲学史的研究统一在对人生的历史本体的存在分析过程中。

从上述研究方法和原则出发，作者认为，对传统儒学本体论的批判不能以现代哲学的发展水平来检讨传统哲学的观点，进而评论其是非得失，而应将传统本体论作为现实人生历史本体的组成部分，从整个民族精神自觉的发展历程来评价其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在对传统哲学的评价问题上，作者提出了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在如何评价道德直觉问题上，作者强

谓“人生实践当下是顺取，当下是逆觉，内外、表里、体用一时并了，这就是直觉，生命的直觉”。顺取和逆取并不是两个独立的认识过程，而只是人生本体自觉过程的两个基本属性。又如，作者认为“内圣”与“外王”也是一个过程，如果“将内圣与外王分开，实际上就是承认有脱离现实实践的道德修养过程；而将外王与内圣脱离关系，就是主张现实实践不是人类有意识的自觉创造活动，不是人生生命呈现的活动”。因此他认为“内圣如何开出外王”乃是一个虚妄的哲学问题。作者指出，哲学研究“将不再以构造体系为目的，不再为人生提供一种绝对完美的实现之路”，哲学研究作为人生的生活方式，它不负责给人生提供现实的选择，它不过是人生本体自觉的工具和引路人而已。这些有得于心的哲学慧解，代表了当代好学深思的青年学者对传统哲学的认识水平。

实事求是地说，本书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不足。过于偏重主观的体悟而对传统哲学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的背景揭示不够，客观的社会政治批判显得不足；重点研究了宋明儒学本体论，而对早期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缺乏详细的分析探讨，以及文字表达过于抽象思辨等，都是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加以注意和改进的。我期待作者把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与现实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以更加深刻和成熟的哲学思想成果贡献于世人。

方克立

1997年2月28日

目 录

| | |
|----------------------------------|--------|
| 序 | 方克立(1) |
| 第一章 本体的呼唤 | (1) |
| 第一节 人生自觉实现的起点..... | (2) |
| 第二节 哲学研究的先验前提..... | (8) |
| 第三节 人生本体的历史性 | (18) |
| 第四节 本体论研究的基本方式 | (27) |
| 第二章 “居敬穷理”:通向本体之路 | (33) |
| 第一节 现实哲学研究与生命呈现 | (33) |
| 第二节 朱子哲学的基本任务 | (41) |
| 第三节 朱子本体论的基本观念 | (56) |
| 第四节 朱子本体论的现实意义..... | (150) |
| 第三章 “致良知”:生命本体的自觉呈现 | (161) |
| 第一节 阳明心学出现的必然性..... | (162) |
| 第二节 对人生世界的诠释..... | (169) |
| 第三节 对传统修养方法的重释..... | (206) |
| 第四节 修养实践的基本方法..... | (227) |
| 第五节 传统儒学的终结..... | (250) |

| | |
|--------------------|-------|
| 第四章 本体自觉的实现..... | (258) |
| 第一节 本体自觉的实现..... | (258) |
| 第二节 自我实现与哲学研究..... | (264) |
| 第三节 哲学研究与弘扬传统..... | (269) |
| 主要参考书目..... | (272) |
| 后记..... | (274) |

第一章 本体的呼唤

哲学研究是研究人生的本体自觉和自我实现的活动。追求本体的自觉和现实的超越是中国儒家哲学数千年来所追求的目标,对于儒者来说,哲学就是研究人生的本体自觉和现实超越的学问,哲学研究是人生应当具有的生活方式,每一个人都应进行哲学的反省,以实现本体的自觉。因而,人生的本体是什么和如何实现本体的问题就成为中国哲学家们研究探讨的基本问题。但是,以往的哲学家们都热衷于寻求问题的答案,而忽略了对问题本身进行哲学的追问,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无视这样一个首要的问题,即:人们为什么要进行本体自觉?人生的本体自觉意愿从何而来?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我们今天进行哲学研究的起点。因为不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就会使现实人生实践失去入手处。只有把握了人生为何要本体自觉的问题,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才能决定自我实现的途径与标准。

传统的中国哲学家们都未能正视人生的本体追求意愿从何而来的问题。他们无视人生的具体生存环境,将这个问题当作不言而喻的事实来接受,他们将人生定义为先天性善或性恶,或是纯净的“白板”,由此先验的设定出发,规划种种理想的本体世界,以及人生实现的途径,由此推出人生进行本体自觉的必然

性。其结果是将本体世界和现实世界打成两截,本体与人生现实缺乏内在的统一,人的本体自觉与自我实现脱节,在本体自觉过程中无法实现人生的自由,哲学的研究也因而陷入经院式的争论中,日益远离现实的人生世界。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实现本体自觉,重塑民族精神,就要首先检讨反省传统哲学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进行本体论研究的起点。这不仅是我们进行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科学地研究传统文化和现实人生的首要步骤,而且也是现实人生自觉实践的起点。

第一节 人生自觉实现的起点

人生的自觉实践起源于自我实现的觉醒,即本体的呼唤,因而我们的人生哲学研究就从“本体的呼唤”入手进行分析。

本体的呼唤是人生自觉实现的起点和源由。人生的本体是指人生的应当,它是人生的价值标准、行为准则和理想境界的根据。在儒家哲学看来,人生的应当就是人生的理想世界,人生的本体自觉和本体实现就是对理想世界的自觉追求和体认,就是人生的自由完美境界的实现。人生具有一个本体、一个真生命,它是自由完美的,是超越有限的理想世界,可以在现实人生实践过程中加以体认和实现的,因而也是我们现实生命追求的目标。这个思想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观念。

人生的本体有“体”和“用”两个方面。“体”指的是本体意向。人类追求实现本体是发自人类的生存渴望,这种生存渴望是人类普遍共有的,儒家称之为“生生”。人类是社会性的存在,离开社会人类无法生存,因此人类的社会性即是“生生”的本质属性,它是人生意义和理想的发源地。单纯的个体是不需要理

想和社会的,因而人类的生存渴望不同于动物,不仅仅是满足生存,而且还表现为对人生理想应当的追求,人生的实践目的就是在现实社会活动中实现自我超越。所以我们说任何一种人生本体理论都是人生本体意向的产物,本体意向是一切人生本体实现活动的本质。人生本体的“用”指的是具体的人生本体自觉的方式和境界。它是受本体意向所支配和驱动的,是本体意向的具体体现,是一种本体承诺。人生本体的“体”是不可见的,它存在于“用”中,体必然表现为用,体用同源而显微无间,现实所存在的、所看到的乃是人生的本体实现所创造的现实世界,是人生本体之“用”。人生的本体自觉就是通过对“用”的剖析以体悟那背后的本体意向。

人生的本体呼唤也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呼唤本体的实现,其二是指本体自觉的意愿乃是本体自身的要求,是本体自身呼唤本体实现。人们之所以呼唤本体自觉,是因为人生被抛入这个世界,需要追求实现自我的生命本体。也就是说,人生的现实乃是处于本体迷失和意义匮乏的状态,所以人生才呼唤本体实现。但处于本体迷失和匮乏的状态的人并不是一无所有一片空白的生命存在,人生已经在世,人生被抛入世界就意味着人生已接受一个世界。人生的存在都是具有一定的文化继承的存在,人生的现实都是一个具体的、既定的世界,任何人生所面临的世界都是前人的本体实现的结果,都是相对多元的矛盾冲突的世界。现实人生世界的多元冲突激起了种种多元人生理想后面的“本体意向”,于是产生了本体呼唤。所以,本体呼唤产生于人体的本体迷失和匮乏。迷失和匮乏是对本体之“用”的迷失与匮乏,而不是本体意向的迷失与匮乏。否则的话,就根本谈不上本体呼唤和本体自觉了。人类唯其有限,才呼唤超越,渴望自

由。有限就是指人生的存在状态。人生总是具体的,人生的本体自觉和实现就是对这既定的混乱世界的重释与澄清,它是受本体意向驱使的。

从本体呼唤出发的人生自觉活动也有两种具体表现。一是表现为追问本体是什么的探究活动,一是表现为如何体认既定本体的自觉过程。这两种研究倾向也就是哲学思想体系内“本体论”和“认识论”研究的范围。对于人生哲学来说,对本体的自觉也就是本体的自我实现,知就是行,道德的践履与道德的自觉是一个过程,因此本体论和认识论本不可分为两个领域或两个层次。因为人生的本体呼唤本身也是本体自身的要求,即本体自身呼唤本体的自觉和实现,因而人生的自觉实践亦不外于本体,认识论与本体论是合一的。任何本体论都有认识论与之相辅相成,而任何认识论都是对本体的认识。然而人类的历史进化总是具体的、复杂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类的自觉创造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课题,有时偏重于对人生本体的重新诠释,有时着眼于对本体的自觉与实现。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汉代的董仲舒和宋代的朱熹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从宇宙论和本体论的高度,重新论证儒学的价值和理想世界,成为儒学发展史上两个重要阶段的开创者和代表者。他们生活的时代都是儒学本体受到怀疑和否定的时代,因而时代要求他们在理论上重新确立儒学本体的权威。面在他们之后的儒者的主要任务则是在肯定儒学本体的权威的前提下,如何更圆融地理解体悟儒学本体。儒学的开创者孔子的任务也不是论证“礼”的权威,而是如何维护“礼”的权威,所以孔子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克己复礼”的“仁”。著名的心学家王阳明所提出的“致良知”之教也正是在朱熹本体论的基础上,对心性修养和本

体自觉所提出的基本方法。所以从儒学发展史来看,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发展是交互促进、共同前进的。但我们也不能说董仲舒与朱熹没有认识论,而孔子与王阳明没有本体论,本体论和认识论是一体而不可分的,只是由于时代发展的不同要求,理论的发展有所偏重而已。要之他们都是发自本体的呼唤。

儒学的发展尽管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几经曲折,但由于其基本价值观念适应了传统社会的需要,因而成为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代表。对于儒者来说,对儒学本体及价值观的敬仰升华为一种宗教情怀,他们的使命不是为自身确立一种道德思想,而是在信仰儒学天理的前提下,对儒学本体进行新的阐释,以维护民族精神的至上完美性。在传统社会里,儒者并没有本体迷失或怀疑的生命感受,只有无法实现本体的苦恼,他们显示出一种不受时代风气所左右的宗教情怀。因而,对于传统儒者来说,本体呼唤主要是指在对儒学本体的信仰和召唤下,对儒学本体的自觉与实现。

今天我们的本体呼唤则与传统儒者不同。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相对多元的世界,中外古今种种不同的人生哲学和本体追求构成了我们这个混乱矛盾的生存世界。传统哲学对于儒学本体的绝对性的维护与信仰受到怀疑和批判,因此我们今天的生存困惑乃是由于本体的迷失与意义的失落。众多人生观的相对性导致我们的人生实践在现实而前盲然不知所措,于是我们产生了本体的呼唤,企图寻求确立自我的本体。

在相对多元的现实世界中,人生如何开始其本体自觉呢?首先,相对多元的世界观否定了绝对的本体世界的存在,使人生实践由追求外在的理想本体转向现实的人生世界。现实的人生世界就是人性的全部内容,就是人生实践自觉的场所和对象。

这样,人生在开始自觉实践时既不是一无所有的“白板”,也不是先验的性善或性恶,而是具有历史禀赋的人生实际。其次,相对多元的世界观的确立并不是否定种种人生观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是指出每一种人生哲学都是具体的,都不具有绝对普遍性。对相对多元的人生世界的认可否定了维护传统本体的绝对完美性的宗教情怀,种种人生哲学后面的本体意向并没有受到否定,作为具体有限的本体实现方式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正是由于对现实人生本体实现方式的绝对性的否定,才凸显出人生的本体意向,使人生的实践显示出本体意向与本体承诺的区分,这样就开始了人生的本体自觉。本体意向是人生自觉的原因与动力,因此,本体的呼唤是人生自觉的起点。

再次,相对多元的世界的确立否定了在人生现实之外建构本体世界的可能,人生不可能通过建构现实之外的本体世界来实现自我,人生的现实也不是表现为本体世界的堕落。在传统的人生哲学里,人生本体不仅指的是人生的本质,而且还表现为一个现实的理想世界,它是绝对的、客观的,是现实世界的本源和发展的目标。但是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这样的理想现实是不存在的,人生永远存在于有限中,表现为对有限的无限克服中。所以,人生的世界就是现实矛盾多元的世界,对这矛盾多元的世界依据人生的本体意向进行阐释与澄清,这就是人生的现实创造,就是人生的自我实现,也就是对人生的哲学研究。人生的本体自觉和自我实现就是对现实人生多元矛盾世界的自觉整合与重释,也就是说,现实人生对本体的寻求不可能像传统哲学那样去追求一完美的理想本体世界,而是转向为对现实有限的世界的重新解释。人生的超越不是通过实现理想世界来达到,而是表现为对有限世界的不断创造诠释中。

人生的自我实现和本体自觉必须表现为对现实的改造与创新,传统的本体论哲学也不例外。但是传统的独断论的本体论哲学与新的人生观的区别在于,传统哲学所承认的现实并不是一真实的人生世界。在传统哲学家眼里,现实世界是本体世界的缺陷与堕落。他们从先验的价值取向出发,构造一完美的人生本体世界,以此来衡量规范现实人生。因而,对于现实人生而言,人生的现实存在并不是人生的真实生命,在人之上、人之外的本体方是人的本质,是人生追求体认的对象。这种人生观对人生自觉实践来说是他律的道德制约,无法实现人生的自由;而且其对现实的生存状态的批判与拒斥,不仅否定了人的个性存在和世界的开放性,还使得人生的自觉实践失去现实的人手处,无法实现心性的自我完善。

从人生的本体呼唤出发,我们认识到我们现实的世界是相对多元的人生世界。从这个新的人生理解出发,我们认为每一种绝对的人生本体论都是相对的和无法实现的。以往的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地提出、追求不同的人生本体,其结果是形成矛盾对立多元的现实世界,人生无法实现自由与超越。实际上这个混乱的现实就是人生的本体世界,就是人生的全部内容。每一种人生观都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的本性进行揭示,为人性的发展增添新的内容。所以,承认现实的相对多元性就是承认了现实多元人生观的存在合理性,这就使每一现实的人生世界都具有无限的开放性。这种对现实世界的态度是与传统独断论的人生哲学完全不同的,传统哲学否认与之相对立的人生观的存在,自认为自身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在新的人生观下,人生的本体自觉与自我实现就转向对现实多元矛盾的人生世界的整合与诠释,而不是对绝对理想世界的追逐。种种人生观和历史观不再

被当做批判拒斥的对象,而是成为现实人生的实现场所,成为人生自觉的内容。这样,我们就从现实的人生本体呼唤推出了对以往既存的人生哲学的诠释要求。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是批判地分析既定的人生观,如果我们分析研究前头脑中没有一定的观点和认识标准的话,我们的现代诠释如何可能呢?这在传统哲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传统人生哲学中,本体论所思考的人都是理论上的和抽象的人,或是完满的人生,或是一无所有的人生,其本体世界就是为这样的人生所建构的。因此,人生具有一个本体的自我乃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人生哲学对历史的研究就表现为用既定的价值标准去衡量批判历史。以往一切独断论的人生观都是这样开展其历史研究的。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批判了这种研究方式,又将如何开展我们的历史研究呢?我们今天处于本体失落的存在状态,任何现存的人生观都是相对的,那么我们面对这混乱矛盾的人生世界,如何开展我们的自觉实践呢?

第二节 哲学研究的先验前提

对既定的人生观的诠释,就是对现实的人生哲学史的研究。哲学史的研究就是解释种种既存的哲学思想,将它们建构成一合理的、可以理解的有机整体,使矛盾的意义世界变得清晰明白,以实现人生的本体自觉。因此,人生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对现实矛盾多元世界的重新注释,就是人生的自觉创造和生命呈现,就是人生的哲学研究。所以,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人生的自觉实现只能通过对哲学史的研究才能达到,哲学研究表现为哲学史的研究,更具体地说是表现为对传统人生哲学的研究。当然

我们这里并不是说只有对传统人生哲学的研究才是哲学研究。传统人生哲学只是今天的现实矛盾多元的人生观中的一元,对各种人生观的研究都是现实人生哲学研究。但是在现实的矛盾世界中,传统人生哲学与其它人生哲学的冲突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因此研究传统人生哲学是我们今天进行人生哲学研究、实现本体自觉的首要任务。

那么,我们如何开展我们的哲学研究呢?传统哲学家们在建构其哲学体系时,总是自居于独立、客观、公正的角度面对现实的世界,他们从想当然的不言自明的公理出发,推论出一个自认为普遍有效的绝对真理体系(我们应该注意,这里所说的“传统哲学”,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中国传统哲学或传统儒学哲学,而是指作为一种批判对象的在过去所流行的独断论式的建构完满体系的哲学研究。这样的哲学家总是以世界发展的预言家或人生实践的导师身份出现)。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传统哲学研究的虚妄。任何哲学研究都有其先验的前提,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现实人生追求本体自觉的产物,绝不可能是独立的、客观的。哲学研究仅是对人生实践的意义建构,是对人生现实世界的意义阐释。任何哲学都受时代精神的制约,都是对现实人生根本问题的回答,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任何哲学家都受其文化和社会继承的影响,决定其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实践取向,因此其所构造的哲学体系都具有个人的局限性和先验性。所以,任何哲学研究都有其先验前提。正因为如此,人生的哲学自觉才有其现实可能性。

这里所用的“先验前提”概念并不准确。“先验”按其本意是指“先天的”、“先于经验的”,是具有绝对性和普遍必然性的特征的,因而哲学的先验前提应指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先天的观念